

东盟文艺

统筹：寒川

第415期 新加坡篇(新加坡女作家专辑)

组稿人：寒川

时光之门

○舒然

我恋这幻彩的霞光
牵引心河的柔情
我恋这飘渺的霓裳
绘制天际的图腾

冰凝的月影
倾吐昨夜的相思
清粼的镜湖
弹拨驿动的波纹

时光之门
穿越旖旎梦境
记载每一次变迁
为起伏的生命长城
镌刻鲜明的烙痕

落荷

孙宽

无数个天空，缩影，镜子，飞碟
泥潭的光影已固化，灵韵也长满皱纹
阴影下沉思的头颅盛满眼泪
大脑沟壑，架子鼓，银子般冰莹脆响

蟾蜍拼命跳出天鹅湖的编舞
三只蜻蜓复眼驶过江南烟雨小巷
天鹅弯曲颈项，泥泞中够着落水低云
倒影翻译出佩索阿的第73个笔名

七夕之夜，飞鸟衔住它飘逸出的思绪
落荷缀满珍珠，像巨茧重复的命运
分不清灰白还是黑暗的空间
被随意经过的一枚落英，点燃

新柔长堤

月琴

倚窗极目远眺
前所未有的冷清
上空蓝蓝的浮云
慢条斯理地飘移
似乎怎么也飘不到彼岸
那不及一公里的距离
为何竟这般遥远？
这连接彼此的脐带
已失去昔日的生机
空荡的长堤
静，冷清
汽笛喧嚣声灭
千军万马踪迹绝
虽不再长龙盘踞
竟若难越关山关山难越
唯有那满载蔬果农粮往返重型罗厘
告诉世人两地唇齿相依
那默默输送生命之泉大水管
悠悠细诉着两岸亲人
无尽的思念与爱
血浓于水

(疫情期间从马西岭组屋高楼眺望长堤有感而作)

守护人

○王虹宇

刚来新加坡时住在武吉知马，周末常到High Oak公寓的小书房去读书。High Oak占地不大，也不巍峨，与一般富贵时尚的私人公寓项目比较，淡桃色外墙与深棕色回廊相映，颇有文人的诗情雅致。

小书房连着健身房，简单跑步机之类，使用的人先书房里的名册上签名，再去使用—珍贵的手写体时代。与常去跑步的一位大姐彼此搭话，她说她喜欢读书的人，渐渐熟

悉，她便说要给我做媒。并且不由分说就安排了日期，不由分说就和她先生来楼下接我，不由分说就载到华中校友会去聚餐—那是我第一次到华中。可笑的，媒自然是没说成，却就这么认识了那天的司机，作家寒川。

除了记得自己当天穿了紫衬衣黑裙子，记得寒川老师从司机位回过头来打招呼那略快的语速，其他一切都模糊。并且那次之后不久就搬离武吉知

马，再见面竟然是在我组织的文化讲座上，不是故人的故人。

但更多还是在脸书上，寒川老师不嫌弃我胡乱涂抹的小文字，偶尔拿去发在他主编的文学园地上。我才知道，他长期、义务编辑多种文学报章，在新、中、印尼发行，无私付出，无怨无悔，令人深感钦佩。

那天，刚好带儿子前往华中校友会办事，走在回廊之间，想起当年第一

次来不觉莞尔。欲趁机徜徉校园，因路径不熟乘兴打给寒川老师，电话那一端稍快的语速周到指点，也说我写儿子那篇已经发了。

电话停了，徜徉之间收到寒川老师发来的报刊小样，上面有儿子不羁的背影，老师特别加了标题按语，对一直都觉得华文很难的儿子，自然又是一份春雨润物般的鼓励。

感谢如寒川老师一般，华语的守护人。

不寂寞的阅读之河

○蔡履惠

我的阅读之河滥觞于何时，记忆交不出答案。只知在台湾东部念小学时，跟着手足看漫画，看出兴头而入迷，爱上四郎与真平的正义化身，亲切逗趣的大婶婆与阿三哥。父亲当时看我们一个个专注埋首其中，会皱起眉头，说：“好啦，不要看这么多！”这漫画瘾在我们搬到北部后自动断了。

国中迷上言情小说，琼瑶、严沁是烂熟于心的作者。琼瑶的小说总令我惊艳，连书名也是那么梦幻浪漫(当时不知道是取自古典诗词)，如庭院深深、烟雨濛濛等。我常常边看边忙着抄录书中的美丽词句，希冀在河中为自

己留下宝石。月刊《小说创作》里头有严沁的连载小说。为了先读为快，发行日过后我和同学就天天去书店探问。说也奇怪，这个瘾头也是自然而然消失的，仿佛只是生命里的过渡。曾在早自习时阅读《老人与海》，校长自窗旁走过，突然停下，对着我的座位方向大喝一声：“拿过来！”我硬着头皮交出去，心想惨了！

校长瞪了瞪我，看一眼书，一言不发把书带走了。过后班导师进来上课，在讲台上扬一扬手中的书问：“这是谁的书？”《THE OLD MAN AND SEA》是一本很好的书。”我走上前，老师没有半句责备就

把书还给我。也许因为我读的是世界名著的缘故吧，如果当时看的是琼瑶或严沁，还会是一样的结果吗？青涩年华的阅读是对早春的探索，激情和好奇是推动力。这期间，负笈北上的二姐曾经寄来红楼梦，但引不起我阅读的兴趣，是古典文学联考统揽大局，我仿佛被设定成只对教科书参考书有反应的机器人。

脱离校园后，邂逅金庸小说，书瘾又被诱发，即使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港剧)，我也疯狂追随欲罢不能。租来整套的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什么的，一套套录像带，向夜晚宣

告无眠。一卷接一卷，把阅读从平面切换成立体，激情犹如瀑布奔腾而下，又加快脚步向前奔，连我的青春也被带着跑。

人生向晚，爱上了听书。从听蒋勋开始，我的耳目更开阔了，尽所能地打开感官，收纳百家书。这条阅读之河从浅流到瀑布复归平稳，历经平面到立体，从有形字到无形声，我一贯浸泡河中饱览多彩多变的风光。

阅读之河未必就是生命的长度，但有生之年，若能与此河依傍而行，孤单不可怕，寂寞靠边站，生活是永远富足美好的。

老师：请问我可以在你家寄宿吗？

○吴莲珠

这天一早，冲完四节课就空节，稍稍喘上一口气，坐在办公室喝喝水，正准备翻改昨天收上来的一大叠作文簿子，先算算一下共42本。再喝上一口水，手执红笔还没开始改，校长翩然来到我座位：有空吗？来我办公室一下！我应声说好，随即站起来随他去办公室。一脸无知，不懂发生什么事？得”被叫“进去他的办公室？我是新老师，又没犯错，怎么得进校长室去谈？没走几步，还没想通就到校长室了。

和蔼可亲的校长笑笑说请坐下！校长今天怎么这样特别客气？莫名其妙的我一脸疑猜。他二话不说，直接开门见山：你懂我们学校宿舍有百多个外国学生，学生们都很好，但有个学生不太能适应群体生活，功课一塌糊涂，不能应

付，再不改善，也许得留班或转到其他学校去读五年的普通课程了。他的家长忧心忡忡，希望学校能帮个忙，希望找个老师收留他，让他寄宿在老师家中，可以严加督促。我觉得你最合适，你可以收他吗？我……我？我家的确有两间空房，但从来没想到可以收寄宿生。思前想后，反正就加双筷子，多加点米，加个饭碗，也没什么损失，还帮了家长一个大忙，万一这个学生能痛改前非，我真的是功德无量呢！没做第二选择，我就答应了，相信校长不会害我！我对他是信心满满的。当然也感谢他对我百分百的信任。

家里多了一个印尼寄宿学生，我的生活是比较忙碌一点的。因为成长阶段的中学生需要均衡的饮食，食物的质要高，量也要

充足……我周末上巴刹得买一辆拖车，不然东西太重提不回。周日午餐在学校解决，他有包膳，直接回去宿舍吃。早餐与晚餐由我包，周末当然包三餐。住宿费用每月是\$400大元，对我来说不算多，对学生家长来说不算少。傻呼呼，乐呵呵地收了他一个月后，没想到第二个月又来1个，因为他们是同乡要同房，就随便啦！反正加多一双筷子，加多一个饭碗……更叫人出乎意料的是：三个月后又来了2个，反正多加2双筷子……推也推不掉，半推半就，半年内，我5房式组屋就收了4个寄宿生。周末上巴刹买菜，摊贩们还以为我是开餐馆的。接着当然是得买间大公寓了，因为学生还没毕业，又有学生来探问了。不说不奇怪，说了就奇怪。

这学生一住进我家，就好像脱胎换骨，换了一个人似的。偷偷“视察”的结果是：不太爱说话的他“突然”长高了，本来1米6的，才几个月就1米7，后来1米78……，原来他的笑容是那么的灿烂！他在我家中中规中矩，全身上下都找不到一个懒惰的细胞。傍晚吃了饭，稍作休息后就摸摸写写，功课稳步前进，没以前的反复无常大起大落。想到中二差点留班的他，升上中三后，根本变成另外一个！没有唠叨的督促，他自己稳扎稳打，长驱直入来到中四，最后凯歌高奏，考获7个特优。我真的感到很骄傲！成绩放榜那天，他50出岁的老爹飞到新加坡，在机场的第一个电话：吴老师：请问我可以在你家住几天吗？呵呵！抱歉哦！不可以！

爱的呼唤

○严文珍

古代有个美丽的传说，每年的七夕，喜鹊搭成了鹊桥，让被分割在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相会。去年底，一艘满载着因疫情与亲人分割海峡两岸的人们的游艇，张贴着显眼的布条：“想念你，我心爱的！”(Miss You.My Love)从海峡的另一端缓缓驶向距离新加坡最近的海面，让早已在兀兰公园等候多时的家人“隔海相见”！这仿佛就是现代版的牛郎织女相会的感人画面！

前来相见的家人，都穿上了色彩鲜艳的衣服，希望对方能够清楚

看见自己。但隔着海峡，爱的呼唤只能通过手机通话，才能听到对方的声音。新柔海峡两岸，一水隔天涯，不是政不因素，不是战火连天，只是那小小的病毒，小到肉眼无法见到，却又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隐形病毒，可怕的要命的病毒，以其强大无比的威力，迫使千万家庭分割两岸，无法团聚。今天，他们终于在有心人的安排下遥遥相望，见上一面。

自2020年3月17日马国实施行动管制令开始，多少每日往返新柔

两地的员工，为了保住饭碗，为了一家的生计，在仓促间作了无奈的选择。他们是家中的顶梁柱，经济的支柱，他们不得不忍心抛下了家中的老小，留在新加坡打拼。有的甚至还是刚坐完月子在哺乳的人母。1个月，2个月，3个月，1个月过去了，到了解的第三阶段，新的一波疫情再起。

长期分隔两地，纵然望穿秋水，也只能通过视频见面，或登高遥望对岸。马国房地产公司富力集团董事长得知一名马国男子在兀兰滨海

公园与对岸的家人挥手，深受感动，终于主办了隔海相见的活动，让两地亲人能在300米海域距离互相呼唤，遥遥相望。如此感人的画面，怎不叫旁人怦然而涕下啊！

一年过去了，分割两地的人们非但尚未盼到边防解禁，疫情又再告急。在感恩主办方的贴心安排之余，更祈盼防疫成效卓著送走瘟神，两地亲人能早日紧紧相拥欢呼团聚。

爱的呼唤，您听得到吗？感受到了吗？想念你，我心爱的！